

王冬龄

WANG DONGLING

首页 艺术家 作品 展览 拍卖行情 资讯 相册 出版著作

全部

评论

动态

观点

视频

访谈

与著名书法家王冬龄谈林散之（上）

2018-04-16 14:53:09 来源: 江苏省收藏家协会 作者: 王罡

仰之弥高

——与著名书法家王冬龄谈林散之（上）

王罡

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春天的杭州，格外美丽。2017年4月24日下午，我们来到中国美术学院，采访林散之学生、著名书法家王冬龄教授。



王冬龄在聚景阁工作室 王月举 摄

王冬龄，1945年出生，江苏如东人。中国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杭州市书协主席、浙江省书协副主席、中国书法进修学院副院长、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客座教授。1966年与1981年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、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研究班，获硕士学位。著作有《王冬龄书法艺术》、《王冬龄创作手

记》、《王冬龄谈现代书法》、《王冬龄谈名作名家》等。

王罡：王教授，你好。

王冬龄：你好。

王罡：请问，你第一次与林散之先生结缘是什么时候？

王冬龄：那是1967年的秋天，尉天池老师带我去南京林学院，第一次拜见林散之先生。我记得当时他住在二儿子林昌庚的家，墙上挂着一幅山水中堂，两边是一副对联。我拿了篆书、行书，还有草书给林老看。有副对联的内容是毛主席诗句：“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。”林散之先生看了以后说：“有才气。”但是，我知道这是长者对后学的一种鼓励。林散之先生的这一肯定，对我后来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成长，增强了非常大的信心和决心。



林散之草书收藏家、林散之草书鉴赏家、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王罡正在采访王冬龄 王月举 摄

王罡：1968年4月，你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，分配到扬州地区工作，具体去了泰兴印刷厂。那时，林散之先生已到了扬州。你又是怎样与林散之先生联系上的？

王冬龄：大学毕业之后，我被分配在泰兴印刷厂当美工。当时，厂里派我到扬州印刷厂进修黑白稿的设计，当我得知林散之先生就住在扬州印刷厂二女儿林荇若家时，就打听林荇若的住址，然后前去拜访。林荇若是扬州印刷厂的工人，就住在印刷厂斜对面的甘泉路太平巷295号，两间瓦房，原来是资本家的马厩。我记得是又小又旧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，就是一个约七十厘米见方的樟木箱，除了装衣物之外，还当饭桌、课桌、林散之先生的书桌。这么差这么小的地方，林散之先生却用林荇若名字的中间一个字“荇”，给它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，叫“荇庐”。这个期间，我一有空就去荇庐拜望老人家，求学问艺。1968年夏天，我第一次向林散之先生求作品，他马上就答应了。我当时高兴的一口气跑到扬州百货大楼的四楼，把剩下的十几张宣纸和元书纸全部买了回来。林散之先生当即为我写了两幅作品，我又将一些元书纸留给林老，请他为我临写汉碑。不久林散之先生回乌江后，给我寄来他的书法和《张迁碑》的字课，对我是非常大的鼓励。有一天，林散之先生让我看费新我先生给他的亲笔信。那是一封请林散之先生参加西泠书画社“鲁迅诗词书法展”的邀请信。他当时就叫我也写一幅，与他的作品一同参展。我写的是鲁迅七绝《无题》，林散之先生看后没有多讲，拿了一张四尺四开的宣纸当场给我示范了李白《下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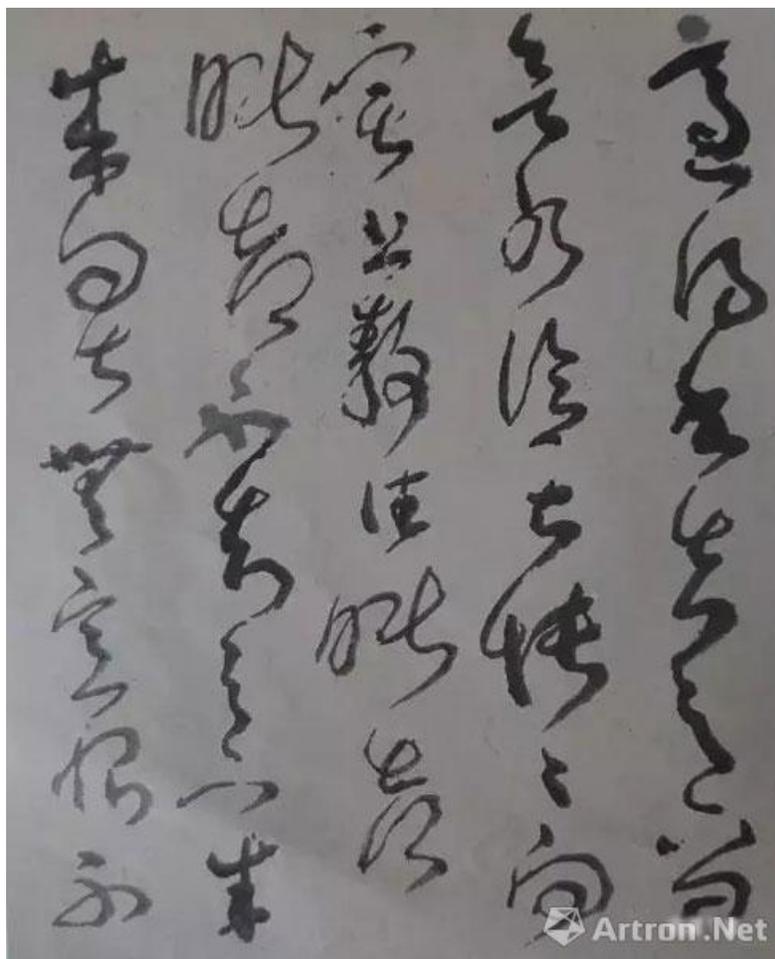
陵》，他是用《礼器碑》、《张迁碑》结合的笔法来写的，对我启发很大，我重写了之后，和他的作品一起寄到杭州。这是林老对后学的一种提携，林散之先生为我示范的这幅字，我一直珍藏在家中。



王冬龄与恩师林散之先生

王罡：你在扬州进修后，回到泰兴没有多久，林散之先生向前来看望他的扬州地区文化局的军代表提出，要你去扬州陪陪他。请你给我们讲一讲有关细节。

王冬龄：好的。1970年5月，领导给我讲，扬州地区文化局打电话，叫我去扬州陪林散之先生一段时间，听我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。我到了扬州后，就住在林散之先生家附近的扬州“三招”，距林散之先生的住处步行不到10分钟。我每天早饭后准时到苕庐“上班”。上午磨墨牵纸，林散之先生一般要写七八张六尺四开的字，另外还有一些应酬性的作品。有的时候也会写到十一二张。林散之先生写字的时候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毛笔捏得紧紧的，笔在纸上“沙沙”地响。他写完字后习惯性地挠挠头，瞪瞪眼，不时地朗朗大笑。有时一言不发，冷静思考，让人感到人在身边而神游四方。下午我一般陪他步行到苏北人民医院针灸，回来有时在医院门口的小摊子上，每人吃一碗豆沙汤圆。林散之先生外出参加活动，也经常叫我陪着。有一次，在宾馆创作八尺草书，写的内容是《毛泽东词·浪淘沙·北戴河》。老人家折好纸后，叫我为他标字，就是用铅笔将书写的一个个字写在要写的位置上。林散之先生写完后的作品与我所标字的位置只有两四处有点区别。在扬州期间，林散之先生所写的作品绝大部分是我盖的印章。有时我吃不准位置就问林散之先生，他就指指手，点点头。这一“陪”就是两个多月，耳濡目染，我的书法技艺有了很大长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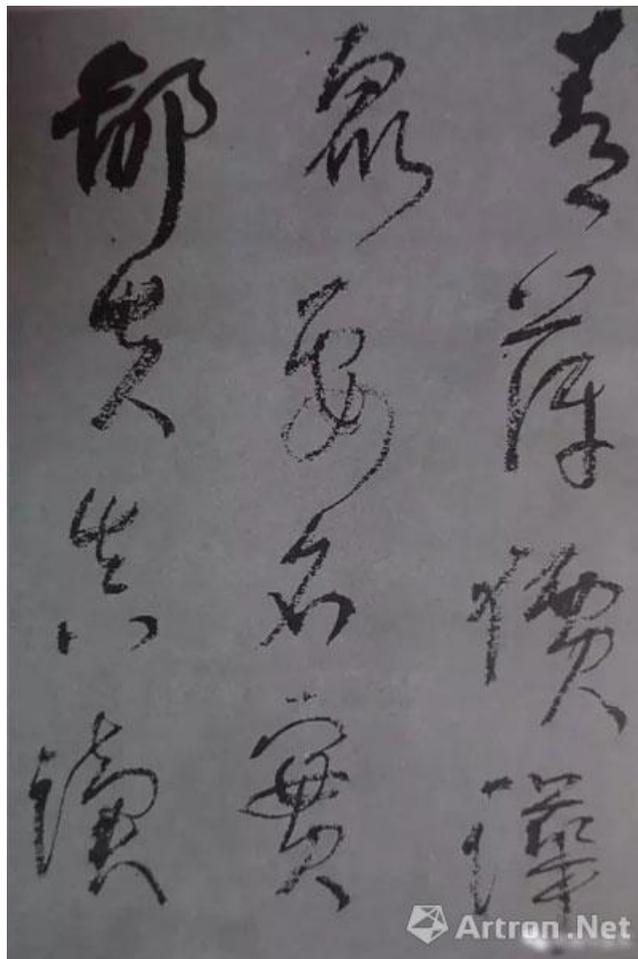
草书《临淳化阁王羲之书》（局部）林散之

王罡：你陪林散之先生那么长时间，有什么感受？

王冬龄：我深知，当时林散之先生要我陪伴和作助手只是缘由之一，更多的是提携后辈学生，是对我的厚爱与信任。我会有机会追随杖履，得到林散之先生的耳提面命，谆谆教导，与他零距离接触，感受他的气场，使我的身心得到陶冶与升华，这是令我终身受益的。林散之先生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地方还在于他到70多岁，还每天做功课，从来没有停过，这一点我至今还是老实地坚持着林老的习惯。恩师林散之先生对我说的8个字：“虚名易得，实学难求。”我几十年来一直把它当作座右铭。

王罡：您有一本林散之草书册页，名字叫《代函十首 赠张汝舟》，这本册页堪称林散之的草书范本，你给我们谈一谈得到这件作品的经过。好吗？

王冬龄：好的。当时很多人找林散之先生写册页和手卷，我也找了一本小册页，放在他的案头，他很高兴地写了。正面写的是给张汝舟教授十首诗，反面是给扬州孙龙父、桑榆的字，写得满满的。1996年12月，我请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将这本册页出版问世，是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这幅佳作。这本草书册页，至今我还珍藏着。



草书册页《代函十首 赠张汝舟（局部） 林散之

王罡：在人情世故方面，你觉得林散之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

王冬龄：林散之先生一生潜心研究诗书画，不懂世故，几乎没有“社会经验”，是一个很纯朴的人。所以我说林老是一个“乡巴佬”，这当然不是贬意的，就是说他非常纯朴，他对艺术的热爱就像农民对土地庄稼的热爱一样。对人世间的勾心斗角、争权夺利，他是不屑一顾，嗤之以鼻。我觉得他是非常了不起的。后来我给他讲一些人情事故方面的事情，他认为我这个小鬼还不错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处理还是很得当的，他幽默地在纸条上写下了：“向学生王冬龄学习，好模范”。

林散之先生又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。一次，我陪老人家去电影院看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，散场时发现他非常悲伤而老泪纵横，与林老相濡以沫的老伴刚过世不久，剧情和不幸的人物命运勾起了他对老伴的深切怀念。

王罡：听说你请了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，给林散之先生拍照？

王冬龄：有这回事，但没有拍成。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叫吕厚民，黑龙江人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吕厚民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、“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”，康生、江青亲自批准成立“吕厚民专案组”，将吕厚民及全家下放到扬州兴化农村，实行严厉管制。吕厚民实在难以忍受，曾留下写着“毛主席万岁”的遗书要自杀。后来，吕厚民调到扬州文化局创作组工作，和我在一个单位。吕厚民严于律己，对人友善，和我关系很好。有一天，我提议请吕厚民为林散之先生拍照。他很快答应说，好的。后来我跟林散之先生讲，吕厚民可是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家，曾是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，专门为毛主席、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拍照14年，我们在报纸上看过的毛主席的照片，大多数是他拍的。林散之先生原先是同意拍照的，可是经我这么一介绍，他就不愿意拍了。因为他不喜欢用名人来抬高自己，喜欢实实在在的自我。如果

是其他人，听到为毛主席拍照的人为自己拍照，肯定会非常高兴。很遗憾，拍照的事没有成功。



采访拍摄现场 王月举 摄

王罡：扬州有个石塔寺，石塔寺旁有一棵古银杏树，至今已有1000多年。这棵古银杏树曾遭雷击，被劈成两半，当年枯死，后来又重新发芽，顽强生长，如今生机勃勃。林散之先生经常在树下打拳、休息，感叹人不如树。1978年，你为他在古银杏树下拍了几张照片，之后林散之先生以这棵树为题材，结合江浦惠济寺的古银杏树，创作了一幅作品，叫《枯木逢春图》，请你给我们讲一下来历？

王冬龄：扬州的石塔寺就是原来唐代的木兰院，这里有一个典故叫“饭后钟”。相传五代有个叫王播的少年，因家境贫寒，随和尚听钟声到木兰院吃饭。久而久之，和尚厌恶王播白吃，故意吃饭后才敲钟，当王播赶到时，饭已吃完了。王播非常难堪，于是他在寺壁题了两句诗：“上堂已了各西东，惭愧闍黎饭后钟。”20年后，王播官居高位。当他重访木兰院时，看到当年所题旧诗居然被和尚用碧纱精心地笼罩着，感叹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1978年，林散之先生带我来到石塔寺，我随意为他在古银杏树下拍了几张照片。



林散之先生在古银杏树下打拳 王冬龄 摄

第二年，他与我拍的照片为题材，创作了一幅《枯木逢春图》。这是一张非常用心、非常带有感情的作品，也是林散之先生在扬州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画中老树拔地撑天，枯木旁边新枝叶茂。一个戴斗笠、手扶拐杖的老人坐在树下，悠闲自得。画作在树老、人老中突显出勃勃生机。画面上他自题诗一首：“乌江江上一聋人，八十余年尚苦辛。诗味淡如秋水冷，闲情喜得故人情。老僧补袖慵针线，姹女烧丹误鬼神。同入娑婆世界里，诗成罪过佛爷嗔。”我认为，这就是恩师林散之先生自己的写照。



《枯木逢春图》林散之作

王罡：《枯木逢春图》画好后，林散之先生非常满意，便把它挂在画室的墙上，来客无不交口称赞，住在楼上的钱松岩曾两次带着放大镜站在这幅画前反复欣赏。《枯木逢春图》现已捐献给了林散之纪念馆。

请问，林散之先生有没有给你画过画？

王冬龄：有。1971年初夏，林散之先生决定由扬州返回南京，那天中午，他没有睡觉，给我画画。他边画边告诉我：“这幅山水画给你做个纪念。用水画，也要见笔。黄宾虹先生说，就是清水染也是很有用的……”后来，我去南京看望林散之先生，将装裱好的这幅画给他看，他说：“太好了，是一张精品。”然后，非常高兴地在画上又题了字。他说：“假如不看上款，我可能还认为是谁‘偷’去的呢！”说完，老人家哈哈大笑。

（未完待续，请看《与著名书法家王冬龄谈林散之（下）》）

王冬龄

WANG DONGLING

首页 艺术家 作品 展览 拍卖行情 资讯 相册 出版著作

全部

评论

动态

观点

视频

访谈

与著名书法家王冬龄谈林散之（下）

2018-04-16 14:52:04 来源: 江苏省收藏家协会 作者: 王罡

仰之弥高

——与著名书法家王冬龄谈林散之（下）

王罡

（接《与著名书法家王冬龄谈林散之（上）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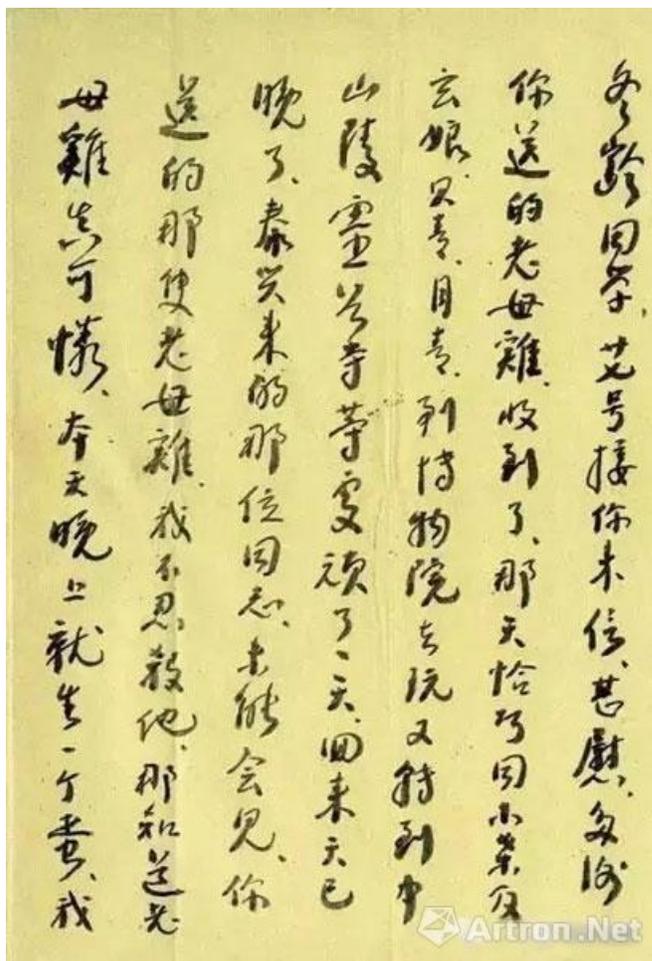
王罡：王教授，听说你与林老之间有一个老母鸡生蛋的故事，请你给我们讲一讲？

王冬龄：1973年10月，我和泰兴姑娘周新华结婚了。那时，从泰兴到南京很不方便，大概要一天时间。一次，一个好朋友出差去南京，我便托他给林散之先生捎去一只老母鸡。后来林散之先生在南京百子亭22号，给我写了一封十分幽默而意趣悠长的信：



王罡在采访王冬龄 王月举 摄

“冬龄同学：廿七号接你来信，甚慰。多谢你送的老母鸡，收到了。那天恰巧同小桑及玄娘、贝青、月青，到博物馆去玩，又转到中山陵、灵谷寺等处顽（玩）了一天。回来天已晚了，泰兴来的那位同志未能会见。你送的那只老母鸡，我不忍（心）杀他，那（哪）知道老母鸡真可怜，本天晚上就生了一个蛋，我更不能杀他了，把它养起来，他就隔一天生个蛋给我吃。我每天总是要到院子里看看他。他真乖，不乱跑，我很喜欢他。王冬龄，恭喜你新娶的老婆，还不会生蛋，他倒生了蛋呢！这真是个喜蛋，假使你要在这里，我要煮给你吃。是个喜蛋，哈哈。我也不罗嗦了。祝你幸福。散耳启，十一月廿六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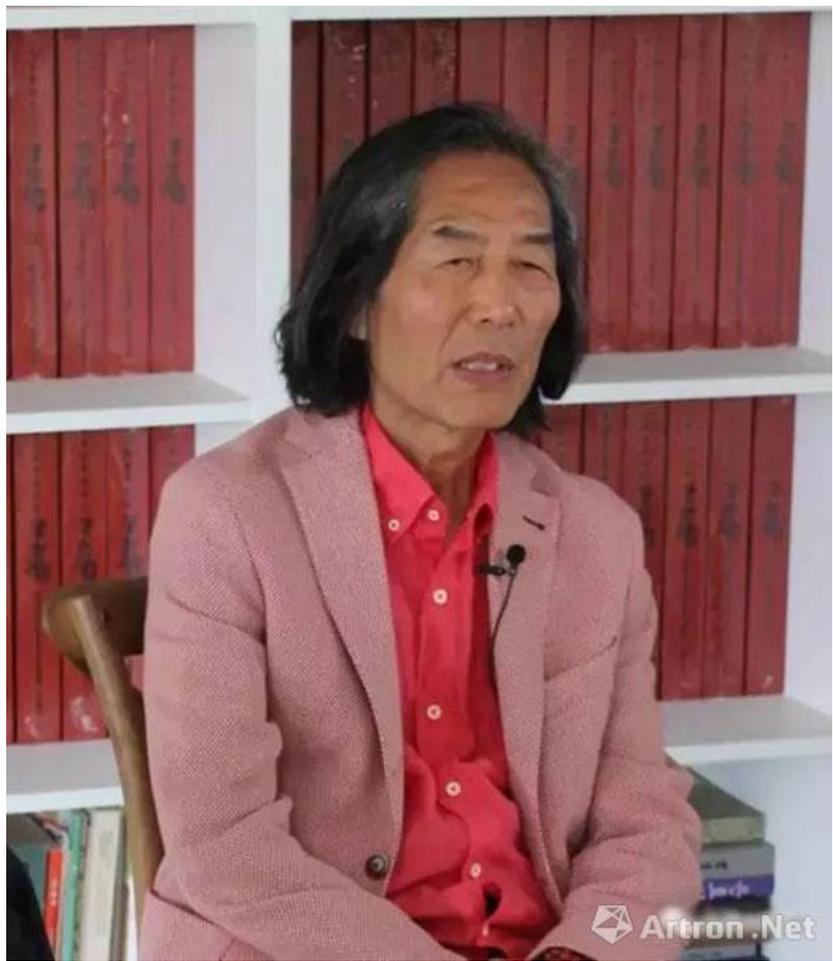


1973年，林散之先生写给王冬龄的信（局部）

后来这封信在网上发表后，引起了网友极大的兴趣，因为这封信讲了老母鸡生蛋，他就舍不得杀了，跟我开玩笑说，老母鸡都生蛋了，你新娶的老婆还没有生小孩。所以林老是一个非常幽默、非常天真、非常有童心的大艺术家。

王罡：请你再给我们讲一讲，林散之先生为你的儿子起名的故事。

王冬龄：好。我的小孩是1974年12月出生的，当时我取的名字叫王枚之。这个小孩是破腹产的，林散之先生感到非常惊讶，因为在他那个年代，破腹产是一件很少见的现象。因此他为我孩子起了一个名字，叫王异。他给我解释：王羲之的叔叔叫王廙，是带广字头的，王廙当过将军，也是一个书法家。这个异是异常，希望孩子长大后成为与众不同的栋梁之才。后来我们便把“王异”作为学名，将“枚之”改为小名。周岁后，我在泰兴文化馆门前为小王异拍了一张外景照，到照相馆洗出来，送给林散之先生作纪念。老人家见照片上的王异两只小手撑在地上，圆圆的脸蛋，亮亮的眼睛，非常可爱，便在照片的背面写道：“活泼天真。王小冬子孙。聋叟。”



王冬龄正在讲述林散之先生给他儿子起名的故事 王月举 摄

王罍：请问，你的儿子王异叫林散之先生“大头爷爷”，又是怎么回事？

王冬龄：一次，我陪林散之先生去石塔寺打拳，那天他特别高兴，叫我把夫人和孩子从泰兴接到扬州来游玩，还硬塞给我5块钱作为他们的路费。我调到扬州文化局创作组工作以后，住在盐阜路15-3号大院。这个大院原来是6355部队，后来成了扬州市级机关老干部宿舍。林散之先生一定要来看看我们夫妇及孩子。那天，他在外孙女李不殊的陪同下，坐着一辆银灰色的轿车。我的儿子王异很骄傲指着小汽车，不停地对旁边的小朋友说：“这是我林爷爷的车子，这是我林爷爷的车子。”林散之先生一见到小王异，又是抚摸又是亲热，一个劲地逗他玩。王异看到林老的头很大，就不停地叫他“大头！大头！”小王异被逗得笑个不停，就喊林散之先生“大头爷爷！大头爷爷！”临走时，林散之先生还给我夫人周新华送了一袋煮熟的鸭蛋。不久之后，林散之先生告诉我说：“你老婆很有福相，你真有福气呀。”我把老人家的话转告给我夫人，她听了十分开心。



摄像师正在拍摄 王月举 摄

1981年，王异8岁的时候，林散之先生还特地赋诗一首，赠王异：

有子有子名王异，生赋奇征实大器。

剖腹而生母子全，今已八岁知立志。

扬州自古人文地，乾嘉以后世有继。

中立学承阮芸台，莘莘知名凡夫弃。

并世而出王氏儿，未有后人识所耻。

知耻大矣人鲜知，自成清流第一位。

论书天下皆不如，唯有江南林聋子。

大言俯视一切人，青云直上三千里。

采访拍摄现场 王月举 摄

王罡：你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，在书法方面成就很高。你认为，在临习林散之草书时，要注意什么？

王冬龄：林散之先生的草书，走的是王羲之、王献之路，可谓正宗的大草。其草书笔法的特点，总体来说是中锋用笔，也有侧锋，线条瘦劲苍润。初临习时，速度不宜太快。太快了，笔收不住，线条容易滑。要在熟练掌握中锋，达到随心所欲之后，再引入侧锋。细看林散之先生的草书，有些字一笔之中有中锋有侧锋，这就是草书笔法的变化。同时，临习者一定要注意每个点画线条的微妙变化，起笔、收笔或中间运行部分的轻重方圆，都反映着林散之先生用笔运腕中的变化，值得认真玩味。墨法是林散之先生的一大绝招，他在书写时，线条一般看不出来，一经装裱，枯湿浓淡，十分明显，这里涉及到用水的问题，基础一般的临习者，我建议不要过多地关注用墨。谈到草书的结构，实际上关系到草法，古人说：“不学二王，下笔必错。”林散之先生的草书是从“二王”出来的，加之他的严谨，所以草法是纯正的。草书结字大方典雅，圆融潇洒，布白显得圆转合度，又错落自然。有的几个字相连，有的字断意连，一气呵成，从整体章法上来看，也显得疏朗有致，平和中有跌宕，清淡中显秀丽，真不愧是草圣啊！

王罡：我看到你在草书作品中经常用“大散草堂”，这是不是你的斋号，有什么意思？

王冬龄：是我的斋号，应该读作：大、散草、堂，而不是大散、草堂。寓意有二：一是寄托我对恩师林散之的缅怀之情。二是激励自己，努力专研书艺，弘扬光大林散之先生的草书。

王罡：我的斋号叫宝林阁，是江苏省国画院院长、江苏省美协主席宋玉麟起的，意思与“大散草堂”差不多，也与林散之先生有关。宋院长是这样解释的：“宝指宝贝，你是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的副会长，收藏的都是宝贝。什么宝贝呢？就是林，指林散之，林散之的作品，林散之用过的实物，还指有关林散之的信札、文稿、书刊、照片、录音、视频，等等。阁，就是很多的意思。”林散之先生的长子、著名书画家林筱之用隶书专门为我题写了斋号宝林阁。前不久，又给我起了一个名字，叫“金陵散王”。林筱之老人对我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金陵指南京，散指我父亲林散之。王有两个意思：第一个是你姓王，第二个是你收藏我父亲的草书，研究我父亲，还没有人超过你。”



林散之长子、著名书画家林筱之为王罡题写：金陵散王 苟忠宽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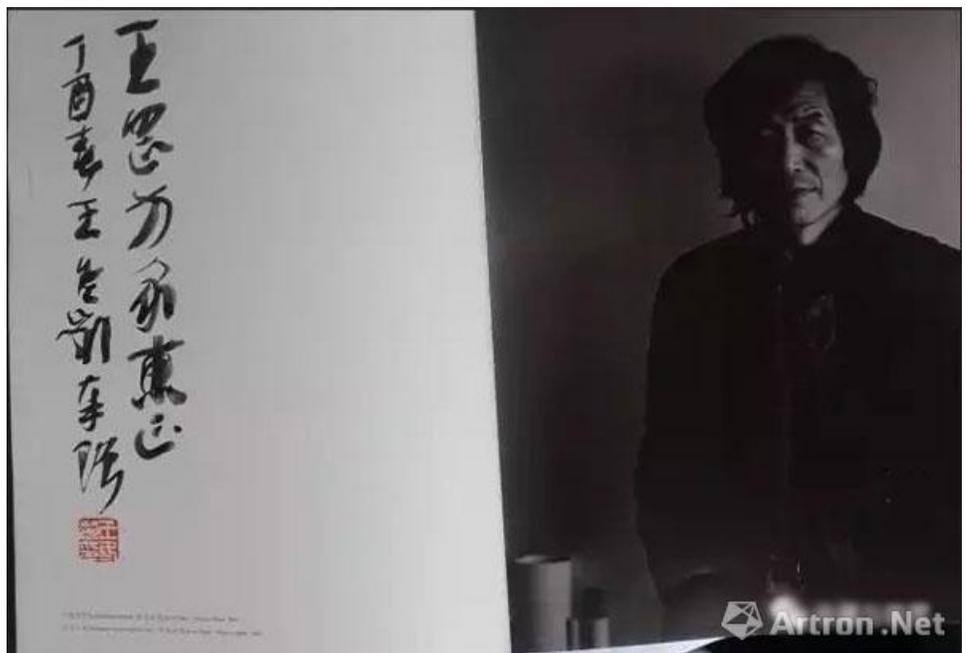
王冬龄：你在收藏研究林散之书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，真是功德无量。

王罡：《林散之中日谊诗书法手卷》、《林散之草书精品赏析》，这两本书是我编着的，送给你，请你指正。《林散之草书精品赏析》被《华人时刊》杂志连载，每期一篇，历时4年。



王罡向王冬龄赠书 李昱宁 摄

王冬龄：谢谢，我要好好学学。有的赏析文章，我在微信上已经看过，写得很好，很有见地。这是我的书，送你一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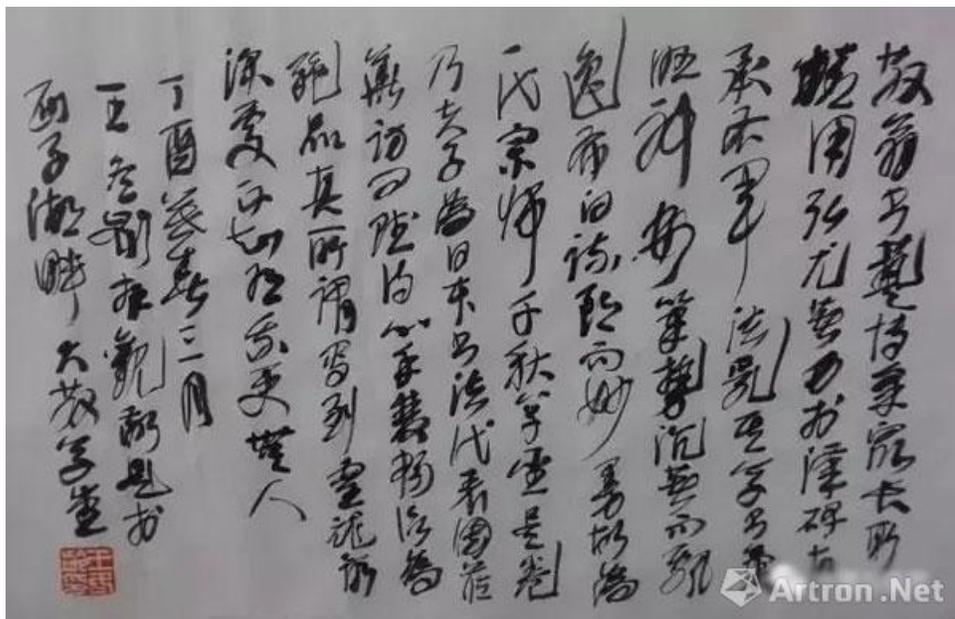
王冬龄给王罡赠送《王冬龄书法艺术》：王罡方家惠正。丁酉春王冬龄奉赠 王月举 摄

王罡：谢谢！谢谢！我回去一定拜读。南京市书协原主席章炳文先生专门叫我向你问好，并请你为林散之草书《中日友谊诗》题跋。他说：“你的份量很重。”

王冬龄：也请你转达我向他的问候，谢谢炳文兄，我马上跋一段。



王冬龄和王罡欣赏林散之草书长卷《中日友谊诗》 李昱宁 摄



王冬龄为林散之草书长卷《中日友谊诗》题跋 王玉亚 摄

散翁书艺博采众长，取精用弘，尤着力于汉碑，直承右军法乳。其草书气旺神安，笔势沉着而飘逸，布白疏朗而妙曼，故为一代宗师，千秋草圣。是卷乃夫子为日本书法代表团莅华访问赋诗，心手双畅，信为绝品，真所谓写到灵魂最深处，不知有我更无人。

丁酉暮春三月王冬龄拜观敬题于西子湖畔大散草堂。

王罡：好！跋得非常好！

前几天，我把你的乱书微信发到我的朋友圈，有的人说：“看不懂。”请问，乱书有什么特征？



乱书《道德经》 王冬龄

王冬龄：我是很幸运也是很荣幸地能够成为林散之先生的学生。我感到传统书法特别是草书，如果得不到一个很好的老师指导，是很难进入正脉的。我时时处处提醒自己。不能有辱师门，一定要努力学习。但是我在做传统书法功底的时候，我也做一种新的探索，比如乱书。乱书简单地讲，就是非书非画，亦书亦画。传统书法有一个基本规矩，就是结构左边不能靠着右边，不能交叉。我的乱书不仅左右交叉还有上下重叠，有时候看不出具体的某一个字，但是书法的线条十分清晰，更加纯粹。乱书好在降低了文字的识别性，打破了东西方书法艺术语言的障碍，不同肤色的人可以在欣赏线条美的同时，感受书写过程和书法精神。乱书在历史上就有过，明代的徐渭有一种狂草，他是想打破书法的行气，清代郑板桥的乱石铺街也有乱书影子。中国书法五种书体真草隶行篆，最不可琢磨的最抽象的就是草书中的狂草，而乱书就是狂草的再发挥。乱书是乱中有序，每个字的结体依旧严格遵循草书规律，肆意挥洒和交叉重叠的线条来自于书法学养和对艺术的感悟。



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：《心经》书写现场



加拿大温哥华美术馆：《心经》书写现场



北京太庙：《心经》书写现场

王罡：前不久，你又在北京太庙现场书写。请问，乱书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？

王冬龄：我是从传统书法一直走到今天的，传统功底会继续做，比如我现在仍然坚持临帖，主要写楷书、隶书。但是我又会对书法进行更深的思考，思考中国书法如何在当代艺术中能够有一席之地，或者说书法的一种精神内涵和它的表现手法能够成为一种当代艺术。这当然要有一种新的观念，更需要时间和过程，我对乱书很有信心，一定会坚持下去。



王罡与王冬龄合影 王月举 摄



王冬龄与摄制组合影 王月举 摄